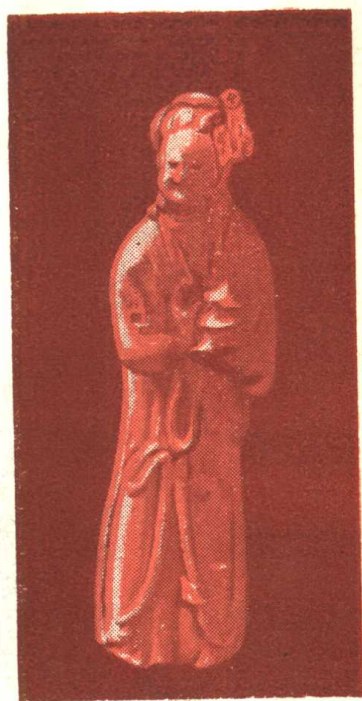


优语集

任二北 编著



責任編輯：金 名

封面設計：何和一

優 語 集

任二北 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紹興路74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75 插頁 4 字數 266,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書號：8078·3146 定價：1.70元

內容提要

本書是戲曲史、曲藝史論著的參攷書，採錄從西周到近代『五四』運動以前幾千年來俳優藝人的優語五百條左右，（有諫語、諛語、常語，以諫語為主）以時代爲序，共分九卷。條目之前，有『總說』一卷，九十多條，闡述俳優的性質、活動與作用，以及諷刺性優語與滑稽的區別。條目之後，選輯歷代學者有關條目的註釋、攷證與校訂，指明原語的含義，語與語之間的聯系。

在本世紀初，王國維輯成優語錄二卷，收唐宋兩代優語五十條。本書在數量上超過王著十倍，是王著出版以來集大成的輯錄論著。編著者在書的弁言、條目的註釋等處注意宣揚優語的戰鬥性與思想性，使得本書的思想教育作用與學術價值相得益彰。

序一

侯寶林

任老，我是心儀已久的了。

一九五八年吉月吉日，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了一個文藝晚會，大軸子是侯喜瑞、雷喜福二老的羣英會，倒第二是我的戲劇雜談。從中央廣播說唱團拆我的單檔兒，如果公事公辦的話，官價是八十元整。說唱團和出版社是關係戶，用不着那個。出版社的領導爲感謝我們的熱情支持，要送幾種書作爲紀念。我却不過他們的盛情，就乾乾脆脆地提出來：『給我鬧一部你們剛剛出版的任半塘的唐戲弄吧！』

唐戲弄，出版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是任老的一部八十萬言的巨著。我把它啃下來挺費勁，可是我下了決心啃。多年來，我有一個心願：想把相聲這門口頭文學從實踐提到理論的高度。當然這首先就需要把相聲的起源和發展加以爬梳，理出個脈絡來，此即所謂『學術權威』之所謂『尋源溯流』乎？做爲一個演員，我可不敢懷有『藏之名山，傳諸后世』的野心，我只是覺得相聲的歷史不應該只能向上追溯到藝名『窮不怕』的朱紹文先生，從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訢）咸丰元年（一八五一）算起還不够一百三十年。我只是覺得我們的喜劇形式和諷刺藝術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悠久傳統，相聲屬

于這個范疇，不可能是在一百三十年前突然冒出來的。還有，老一輩先生們傳說的，有一部分相聲段子取材于『道兒活』（評書），『擺』（蓮花落），『彩』（戲法）和『掛子』（武術）四大門兒。因為這四門兒都有『春』（說的部分）。當然也汲取了『清口兒』或叫做『清門兒』（子弟，票友）的『張家烘』（八角鼓）的說，即『清門兒活』（票友演的相聲）。過去相聲藝人收徒時要請四大門兒的前輩到場，因為相聲用了人家的『春』，來了新徒弟還要繼續向人家學藝。或包括『張家烘』（八角鼓）都不是相聲的祖先，而只是橫的汲取和借鑑關係。因此，大有跟蹤追擊的必要，在千絲萬縷的錯綜複雜情況里抽出個條理來。聽說春秋左氏傳裏有話：『打破砂鍋璽（問）到底』的事兒。猶如『治絲而棼』，要慢慢地來，急了不行。我不信那位老左的話，凡事都非抓緊不可。然而，咱們國家古往今來的文獻浩如煙海，甯說有能力鑽進去的人要與『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之嘆，象我這個幼而失學的人也只能是站在烟海的外緣，空賞其浩瀚罷了！所以，任老那部唐戲對我就成了指路的航標；引導我開擴視野，增長識見，特別重要的是印證了我的猜想，盡管我不是哥德巴赫。

唐戲弄是部斷代的專著，說實在的，還沒能完全滿足我個人的學習願望和探索企圖，我要『上下五千年』！

今年，早春二月，我聽說任老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請到北京來，搞一個關於敦煌寫本歌辭的科研合作項目，不禁為之大喜，堅請吳曉鈴先生作介，同到任老在福祥古剎的寄廬登門求教。

承蒙任老不棄，慨然把他的未刊手稿優語集相授。這些天來，我早起遲眠，貪婪地讀着，雖不能說是達到『廢寢忘食』的無我之境，但是的確再也沒有時間『打百分』了。這部手稿大大地填充了我所渴望知道的李唐以前和以后的有關俳優調諧的資料的空白，充分地滿足了我的求知進學之衷。任老叫我在優語集的卷首寫幾句話，我深知必然會遭到『佛頭着糞』的譏諷，但是，却之便爲不恭，恭敬不如從命。

我讀過王國維的優語錄。優語錄攏共收了五十條：唐代八條，五代三條，南北朝三十八條，明代一條。任老這部優語集九卷正文竟收了三百五十五條：先秦至六朝二十四條，唐代四十四條，五代三十一條，北宋五十二條，南宋二十八條，元明兩代三十三條，清代上卷五十九條，下卷五十三條，民國三十一條。這里還沒有把兩個附錄（語逸四十五條，語比三十七條）的八十二條計算在內，單就數量來說，就超過優語錄七倍。再就時限來說，也確實可以够得上『上下五千年』了。除此之外，我認爲更爲重要的是，任老在文獻的鈎沉和攷訂上做出了許多刊謬補闕的可喜功績。例如：王國維在宋元戲曲攷裏引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一所記宋高宗趙構時優人諷刺郡王張俊『在錢眼內坐』的故事說『此條當出宋人小說，未知所本。』任老就查到了原始出處是羅點的武林聞見錄。這還不算，任老又在文獻的鈎沉和攷訂的基礎上，把『優語』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因素勾勒出來，並且加以公正的評價，例如：任老比較宋代洪邁在夷堅志裏記優人裝做和尚講

『生、老、病、死、苦』的『苦』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一事和楊小樓在『五四運動』時期演五人義把台詞『咱們砸廠衛校尉去』改爲『咱們走，去燒賣國賊的房子！』一事，下了前者是消極的『哀鳴』，而后者是積極的『怒吼』的結語，對於我們演員是很有啓發作用的。

任老已經是八十有三高齡的人了。讀了他的著作，使我開擴視野，增長識見，給我在探索喜劇形式和諷刺藝術的發展歷史上以莫大的鼓舞，自然不在話下。這種鼓舞更多是來自他的『不知老之將至』（應該是『不知老之已至』更爲恰合身份吧！）的奮斗精神和堅強毅力，這是屬於一個革命者的高貴品質，屬於一個科學家的探求真理的頑強意志。我要通過艱苦的攻驗向他學習。這裏的話不屬於『樂而爲之序』的範圍，是我表示決心的誓言。

北京『一戶侯』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暑

序二

趙景深

任中敏先生要寫一套唐代音樂文學大系，他的筆名半塘，就取的是「塘」字的一半：「唐」這一個字。已經出版的唐戲弄教坊記箋訂敦煌曲校錄以及敦煌曲初探，都是屬於「唐代音樂文學大系」的。最近他認為唐代歌辭和同時許多民間文藝中的變文關係最切，特改舊編敦煌曲校錄為敦煌歌辭集，以便和敦煌變文集並行；收獲了一千多首歌辭，編成總集，把初探中應加的理論就加在總集內。另外到北京去，仍繼續網羅那失調名、失题目的敦煌佚辭，再花兩年功夫。他還寫了唐聲詩的一組三稿，包含理論、譜式和總集，解決唐人怎樣把五言、六言、七言近體詩譜成曲子來唱的問題，像「旗亭賭唱」一類的例子，都加以考證和說明。中敏先生現已八十餘歲，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稿，用力甚勤，對一字一句也不肯放過，所以才能做出這樣多、這樣大、這樣好的成績來。

這本優語集是唐代音樂文學大系以外的一個部分。我曾在我自己所著的戲曲筆談（一九六二年）裏寫過一篇中國古典喜劇傳統概述，並在此書后記上說：「最近知道任先生編著的優語集已經收錄了四百多條，大大的超過了王國維的優語錄。現在他這本優語集內編號，雖然仍只有四百三

十六條，實際上是連一千條也不止的，因為他把相類似的優語也收到主篇后面，以作比較，評議優劣得失。有時還把古今人說這一條的話也附在后面，加以評論。

以前我爲讀曲隨筆（一九三六年）裏一篇讀宋元戲曲史寫過這樣一段話：『王國維在一九〇九年寫了一卷優語錄，搜集唐宋的滑稽戲，計有五十則。後來他在一九一五年初版的宋元戲曲史第一章后半、和第二章宋元滑稽戲裏，把這五十則材料選用了三十五則，現在表列選和未選的次序如下：

未入選	入選	
2	35	1
4	36	3
7	37	5
8	38	6
9	39	11
10	40	12
16	41	13
17	42	14
19	43	15
21	44	18
22	45	20
24	46	23
25	47	26
31	48	27
50	49	28
		29
		30
		32
		33
		34

另外還加了十八則。他在前幾年只收到五十則，僅過了幾年，就已搜集到六十八則，可見這一類的材料還可以繼續大發現的，只要我們用力。』

胡山源的幽默筆記，本來不是專錄優語的，但他『倡優』一書也有不少優語，無意之間却替王國維補了兩個缺憾。王國維有一則『甲子丙子生』，引了晚出的清雷淑的『漁磯漫抄』，胡山源却引了

明劉績的霏雪錄；王國維又有一則『錢眼裏坐』，引的是明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余，胡山源却引的是宋羅點的聞見錄，優語集作武陵聞見錄。本來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和優語錄難免有探索未全之處；任先生對唐宋部分已多收了一些。迄明清部分更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大量地採錄了各種筆記和要笈。況且任先生所收、不限滑稽戲，只要是優語，有可取之處，他也收錄。清末演員推翻滿清就會打上海制造局，奪來軍火，尤其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大事，任先生也保留了不少。我覺得，既然優語集選了這一類具有戰鬥性的優語，似乎還可以收廣東藝人李文茂的話。但這書究竟是以優語諷諫爲多，我認爲這本書仍是從王國維唐宋滑稽戲發展而來的。此書截至民國爲止。

在解放以後，滑稽戲擴張到演全本，寫了不少好戲。我曾在一次滑稽戲演員的集會上發了言，後來在報上刊登出來，名爲『給我所尊敬的滑稽藝人』，其中說：

滑稽藝人是可尊敬的，在歷史的傳統上，一直占着崇高的地位；因爲，你們是人民所需要的。毛主席說：『你們對於人民有好處，因爲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這話雖是對第一次文代會所有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說的，移用在這裏，也極爲恰當。

『戲劇』這兩個字，本來就有滑稽調笑的含義在內。所謂『嬉戲』『戲弄』均是。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左傳襄公六年杜注云：『優，調戲也』。在法國Fou的地位也很重要，相當于中國的『優』。每每國家中政治經濟的大事，Fou或優說一兩句話就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司馬遷的滑稽列傳有不少顯著的例子。同時我

們可以聯想到爲什麼現在戲台的後台，丑角常占很高的地位，一定要先讓他來開臉。倘若我們再翻一下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又可以知道滑稽戲在唐宋占多麼高的位置。一個滑稽戲的演員可以不怕那炙手可熱的秦檜，當面諷刺；寧肯坐監戾死，這又是多麼的大義凜然！

合作滑稽劇團演的活菩薩（根據莫里哀悭吝人改寫），連演了二百零幾場，足見諸位在小市民和工人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是多麼巨大。在上海，不可諱言的，好多種戲劇藝術，資產階級的觀眾還占着大的數目。惟有滑稽戲之類，一向是小市民和工人常到的地方。因此，你們得珍惜這個號召的力量，要想一想，你們該給他們一些什麼精神食糧。

笑，該是健康的，衛生的。即使是無意義的笑，也可以讓人們緊張的心情給鬆弛一下，得到發洩。但更重要的，是要笑得有意義。柴霍甫式的『含淚的微笑』，或帶有諷刺的微笑，是值得寶貴的，那怕它刺着了我們自己。

有人說：『社會上有一小部分人還帶有資產階級的小小污點，就善意地肅清這種污點，幫助他們。對於人人的缺點加以嘲笑，使他改正過來。聽衆都喜歡這種幽默。無線電、小舞台、工人休息的時候都可以聽到。我們反對陷害自己人的諷刺和嘲笑。我們要把無情的箭頭射向社會主義的敵人。』

我想，這種看法是對的。你們要確定你們自己的立場。對於你們的敵人要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對於你們所要爭取的人就給以帶有同情的嘲笑。塞萬提斯寫吉訶德，魯迅寫阿Q，不都是帶有同情的麼？

願你們配合政府的政策，協助而且加以闡揚，在糖衣裏面給人們一些有益的藥。你們已經做到了這些，願你們更邁進一步。祝你們繼續不斷地有光輝的成就。

以上就是我對上海滑稽戲演員們的祝賀。

《優語集》斷代爲史，只選到民國爲止。我想起一個人，既是中華民國的，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就是常寶堃。他在敵僞占據北京時期，敢於說相聲嘲笑漢奸們說：『現在麵價便宜了。以前要許多錢一袋，現在便宜到幾十倍還不止。捧哏的問他用的是什麼袋。他說：『過去用的是麵袋，現在用的是牙粉袋。』我手頭還保存着知識書店的常寶堃相聲集（一九五二年），有故阿英同志的題詞。

任先生認爲有些『優語』，不全是兩個人對說的『相聲』，有些是整出戲裏面臨時插進去的『插科打諢』。我認爲最明顯的就是每逢科舉考試完畢，就照例要演連陞三級，這戲須切合當時時事，臨時抓哏，演員最以爲苦。如清徐珂清稗類鈔『戲劇門』云：『戲劇以活口爲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往時言者，如連陞三級，最爲丑角難題。』這事不僅清朝有，在宋朝就已經有了。我在怎樣寫通俗文藝（一九五二年）裏舉南宋制置大學給事胡元質出題目誤將『霈』字寫成『沛』字，儒生們提出質問，胡元質惱羞成怒，將爲首的儒生們關了起來。考完照例要演戲，我將這場短戲意譯如下：

〔一個儒生先出場，簡稱生；後來出來一個人，向他作揖，簡稱揖。他們倆互相吹牛，誇耀自己。〕

生 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揖 嚇，真不含糊，我倒考考你看！你知道漢朝四百年間，有名的宰相有多少？

生 那還不容易，蕭何、曹參，名叫『蕭規曹隨』；還有父子做宰相的，象韋賢和韋元成，平當和平晏，真是數都數不盡！

揖 不錯，有兩下子！

生 那末，請教你囉！

揖 我呀，我也是上下古今，無一不曉。我的外號叫『萬寶全書』。

生 我也考你一下。唐朝三百年間，又是些什麼人呀？

揖 那還不容易麼？李靖、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郭子儀、張巡、許遠、田萬春……

生 慢着，慢着，你說的這些人都不錯，不過萬春，他姓『雷』，不姓『田』，所有的史書都沒有說他姓『田』的。
揖 不對！萬春姓『田』，一點也不錯。我是萬寶全書，怎麼會錯呢？

〔二個穿綠衣服的人上，坐几前，簡稱綠。〕

綠 嗯哪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乃教授是也！

生 好，那兒有一位教授。我們倆問他去！唐朝的名將，他說是田萬春，我說是雷萬春。你說是有雨字頭，還是沒有雨字頭？

綠 自然是雷萬春哪！有雨字頭的！

揖 胡說八道。(撈袖，伸出拳頭來)打你這個混蛋！你說，到底是沒有雨字頭，還是有雨字頭？

綠 (驚慌狀)有雨字頭也行，沒有雨字頭也行！

(一個穿黃衣服的人手拿令旗上，簡稱黃。

黃 制置大學給事有命，試官在座，你們不得無禮！

生、揖、綠 第二場再也不敢了！

考官們聽到有雨字頭也行，面孔都變了色，知道是諷刺他們的。聽到末了，聽衆大笑，考官們羞愧得無地自容。第二天被關在監中的帶頭的考生們都被放了出來。考官們都逃走了。

照上面所寫，顯然至少有生、揖、綠、黃四個人，這就不是淨、末二人，不是相聲，而是戲劇了。我同意任先生的意見，優語集中至少有不少是劇本或劇本中的插科打諢。

還有不能不提及的一件事，就是我曾根據曹繡君遊戲文學叢刊中伶官謠諫錄譯了五篇『明代的優語』刊在一九六一年上海戲劇上作為補白，那就是『公道難行、糊塗去得』、『五更啼』、『只知汪直、不知聖駕』、『六千兵散楚歌聲』、『優人諷時事』。當時『明代的優語』還少有人注意，我是補王國維優語錄的缺失的，一方面則是對阿丑等藝人的敬佩，覺得他們在明代封建統治之下，敢於嘲弄時事，連性命都不顧，在當時是進步的，對今天的讀者有認識作用，讓讀者由於今昔對比，更能感到今天新社會的幸福和自由，根本沒有借這些優語來發揮對現實不滿，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用意。我

是『古爲今用』，但有的人後來竟惡意歪曲，說我是『以古諷今』。現在任先生是作學術上的探討，大規模地做學問，我敢擔保，他連一絲一毫也沒有想到什麼『以古諷今』，而是『古爲今用』。在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以後，十五貫電影和戲大演特演，過去周總理就曾要司法界都看這戲。優語的諷刺在古代尤其是在擁護國家領導之下對個別違法亂紀者的諷刺。另外，也只有在打倒『四人幫』之後的今天，這種大規模的唐代音樂文學大系的著作，才會繼續出現。我爲這優語集的出現而歡呼而歌頌，並祝願敦煌歌辭集唐聲詩敦煌佚文集等等都能儘快地出版，完成他的大願。

一九七八年九月病中。

序三

龍曉

優語集快問世了，任先生要我寫一篇跋文，要言之有物，不敷衍鋪張。因此我將集中雙關的同音替代或音近相代的四十多條優語彙集攏來，作一點小小的研究，也許對語音方面的認識不無小補。他說：不是『小補』，而是應做的一項工作的初步。優語集是個『體』的完成，雖也是初步，有待發展，但已够在『用』的方面，同時展開工作了；從這個『體』去追問：唐宋起，優人何以突出地嘲諷儒家？因此有了一篇專論，一大用也（見弁言）。優語史和戲劇史是同軌前邁的，因此又有了一篇專論，叫優語和戲劇史，又一大用也！他在優語集內，已屢次大聲呼吁：趕緊集中全國地方戲內的優語（如川戲內有易胆大其人的語甚多），編一部優語別集，又一大用也！如今初步體現了優語內古語音方面的異同，豈非又一大用嗎？……優語集這一小小成果是個綱，它將啓發出若干科研項目來，各有成果，不能忽視。不必『小題大做』，也不容大題小做。客觀多大，就是多大。經他這一鼓勵，我在自己的崗位上，也就覺得站穩了。

我們研究語音的人，總是希望找到一些韻書，特別是失了傳的韻書，來研究那個時代的語音變化〔一〕。其次就希望找到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或外語與漢語的對音，甚至那怕是以漢文注漢文的音

如開蒙要訓之類的寫卷，它也會爲我們提供當時讀音的綫索。(二) 至於筆記、小說中所見到零星片斷，只要涉及讀音的變化，都是我們注意之所在。把它們有系統地搜集起來，再配合當時的韻書，總可以有助於弄清楚彼時彼地的語音情況，周祖謨先生的宋代方音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三)

優語是優人在演出當中使用的，自撰自發的創語，或自選自用的成語，其目的是爲『別有所諷』。由於戲劇是一種綜合藝術，對語言要求較高，因此對語言的訓練、修養、使用，是一個演員終身從事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別有所諷的優語，絕大多數是用『雙關』方式進行，演員在劇臺上口說如此，而實際意義則在於彼，『談言微中，意在言外』，因此他們不能不借助於同音替代，或音近相代。在封建專制王朝，沒有絲毫民主可言的時候，這確是一種比較好的辦法。那麼我們把這些同音相代或音近相代的現象彙集起來，作一點研究，它不是和那些筆記小說所記載的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時代的特殊讀法其效果是一樣麼？特別是優人在語言上是受過訓練的，他們選擇下來的『雙關語』，它的準確性恐怕較之一般沒受過語言訓練的文人學士所記錄的也許還要大些，這項工作是我們搞語言的人從未做過的課題。

優語集共蒐集了三五五條優語，其中使用語音雙關的佔了四十多條，約占總數的十分之一。使用語音雙關的情況起於北齊石動筍，而盛于唐、宋兩代，在石動筍以前，戲劇尙處於幼稚階段，優